DS
754
.7
S5
1738
v.47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567/62
ASIAN COLLECTION





硃批田畯奏摺

陝西涼州總兵官臣田畯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叨沐

皇恩畀以封疆重任自今歲奉

旨撤兵於八月初九日抵涼州任所隨即清查標屬各

營兵馬錢糧盔甲器械一切營汛事宜緣軍興以

來節次征防以致營伍凋敝甲胄破損及不足者

十有四五查涼州鎮標設公費步糧一百二十五

分涼屬永昌營設公費步糧二十四分莊浪營設

步糧一十六分其餘大小營分或設步糧十二三分以至守糧二三分不等臣准督臣岳鍾琪來文涼州應製辦帳房六百頂鑼鍋六百口令在藩庫先借銀兩作速製造其借過庫銀即將公費扣還臣即遵照領銀製造至營中盔甲破損及不足數者臣將製造鑼鍋帳房餘剩銀兩飭令五營作速補造至永莊二屬各營盔甲臣俱嚴飭該營官弁將各營公費糧餉作速料理製造再臣承准督臣岳鍾琪遵

旨委署甘提印務於十一月十五日抵甘署理隨查提

標五營額設盔甲帳房火藥器械等項亦皆大半損壞不全臣查提標設有公費步糧一百五十分即嚴飭五營將公費糧餉製辦修補齊全以濟實用所有查過臣標屬併甘提標破損及不足盔甲鍋帳另具一摺恭進

御覽謹

奏

盔甲器械通融公費修補整齊以壯軍容甚屬可嘉但須實力奉行勉之

陝西涼州總兵官臣田畯謹

奏爲恭繳
硃批諭旨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雍正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自凉州起程
赴京
陛見行至臣屬土門堡地方有臣齎摺千總捧到
皇上硃批諭旨臣即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思整飭營伍乃臣職分當然荷蒙
天語褒嘉臣跪讀之頃惶悚靡寧惟期勉竭駑駘實力
奉行稍盡犬馬之職於萬一臣謹將

硃批原摺恭繳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覽

如果言行相符有何惶悚靡寧處

廣西提督臣田畯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安

軍需案內爾與韓良輔李佛保皆係一例處分朕因爾

應賠之數尚不甚多粤西又未得勝任之人從寛留爾
在任賠補但既有此一事更當於操守勉力一生功名
人品豈只值數千金耶凡關利之一字當避如蠆毒方
能保全功名始爲不負任用於此一字少見不透則將
朕知遇之恩付之流水矣勉之慎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蒙

皇上隆恩簡用提督到任之後查粤西舊案苗獞相殘
俱以遠年仇隙起釁二三年來仰賴我

皇上德威夷民漸知禮法土司不敢玩縱惟離城窵遠
之苗獞間有捉人覊禁索銀勒贖搶掠耕牛霸占
田產之事雖該管文武極力拏究而此風尚未盡
息臣細加訪查夷性頑悍輕生法非所畏惟遷徙
地方則既不能占踞產業又不能固結惡黨且地
利不熟獨力難支是以夷情所畏惟在於此臣愚
意欲因其所畏者以治之則可移風易俗嗣後流
土地方之苗獞如有不遵化導仍聚衆仇殺者除
正犯治罪外其餘家口令該管文武清查造冊詳
報督撫核明遷徙鄰省地方安插於禁止仇殺似

有裨益是否可行伏乞

聖裁謹

奏

此法甚妙可與督臣詳細商酌如應題奏會疏具題可也

廣西提督臣田畯謹

奏爲備陳粤西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臣查南丹土州地方舊有錫礦間出銀砂自明時開採以至於今係湖廣江西及本地人偷挖

朕向聞此地聚集有數萬之衆皆四方匪類聚埘雖如此之多至秋盡冬初獲利散歸人言大率如此然知之

近又於附近各山開有新山水龍北鄉等廠經前

未確今爾此奏仍屬含糊朦朧所奏既不詳細朕未經
督撫提臣令廣西近廠地方官嚴禁油米鐵器不
洞悉豈肯妄立意見批諭如何若何耶
許入廠意在絕其日用自必散去立法可謂嚴謹
嚴禁油米使其自散可笑之論耳
無如此廠與黔省獨山州黃坭哨狗塘寨土司連
界油米等物俱在獨山州搬運由黃坭哨蠻尾塘
入廠日用終未缺乏礦徒仍未驅盡臣細訪礦廠
之弊富者出資本以圖利貧者賴傭工以度日惟
今日雖不擾民可保他日不滋事乎
利是圖不敢擾民滋事是以旋驅旋聚無所底止
現在嚴行驅逐臣愚以為不如明令開採設立廉
斯等大有關係之事豈可如此輕易亂言
幹文員駐劄廠地定議作何抽收併設弁兵彈壓
今日之不生事實緣礦砂未絕他日之滋生事端必因
如礦砂未絕則照例抽收至礦盡山空則利徒不

礦盡砂空

驅自散矣是否可行出自

聖明乾斷臣再查廣西苗猺𤢊獞內從前肆惡者惟思

明土府之鄧横爲最近年以來漸次斂跡臣查其

可以化導者諭其遷善如怙惡不悛臣即設法擒

治本年七月十六日據署上林營守備周得勝禀

報有富川縣民蔣友榴居西林縣巖康地方租土

惡潘定遠之山地栽種粟米今歳大熟定遠主使

抱甘等恃强割去繼而友榴及妻俱被殺害伊弟

友鏡控於西林縣將抱甘等拘拏審訊途間被潘

定遠父子叔姪率領多兇搶犯而去臣即檄行泗

城副將就近協拏又於八月十六日據西林令申稱潘定遠等窮兇極惡案積如山請發大兵擒勦等情臣又檄令思恩副將委備弁各一員帶鎗手兵二百名併行撥土田州土兵二百名會同泗城安隆上林三營官兵與該縣前去擒捕務獲潘定遠等以正其聚衆搶犯之罪理合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類此等事務須籌畫萬全而行方無後悔切毋多事致

損國威朕於數千里外難諭是與非也此事自當與督臣詳酌爲何摺中並未提起

廣西提督臣田畯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於八月內據西林縣申報土惡潘定遠等當官搶犯請兵擒剿一案臣業經具

奏即於九月內官兵齊集路程地方潘定遠等咸知畏懼即與潘兌抱甘等自赴行營投到十月十五日據泗城副將撥差弁兵押解到省臣即移交撫臣韓良輔轉發收審外至思明之鄧横寨臣行文

勒令砍竹毀垣繳械去後隨據思明同知把總等
回稱前至該寨諭以禍福現在自行砍毀併繳出
鳥鎗十數桿其寨內人口俱經該同知查點訖臣
又咨會左江鎮臣齊元輔嚴查該寨但有器械令
其盡繳將竹圍伐盡根株以免日後復恃為非其
餘各寨亦次序料理臣惟仰體
皇上好生之德凡遷善者即予以自新仍怙惡者必須
擒治緣係地方事宜理合據實
奏明謹
奏

所奏知道了但爾等封疆大臣切記不可偏於柔善姑息以養姦成患好生固屬美德又須揆酌情理假如縱豺狼以傷物命亦可謂之好生乎若無害於地方民生原非豺狼可比好生二字更不必言矣凡涉於沽名干譽之事皆不可爲勉之慎之

廣西提督臣田畯謹

奏爲叩謝

聖訓事竊臣伏讀

御批荷蒙

主恩諄諄指示臣下愚陋質不勝感激惶悚所有禁止

仇殺一事臣遵
旨與督臣孔毓珣商酌外查南丹土州礦廠督臣同臣
俱差將備會同地方官至廠宣布
皇上德威示諭礦徒人等作速散歸不許逗留礦徒及
買賣人併婦女約有二萬咸遵法紀於九月內盡
行散去其井口房屋自行燒燬臣思此廠僻在土
司之中必需添設一汎以專責成現在咨商督臣
俟酌定妥議後另摺具
奏至臣請令開採之奏惟見目前相安未慮後日滋
事及跪閱

硃批諭旨

睿慮周詳無微不燭始知臣之粗疎愚昧如夢方覺也

荷沐

聖慈寬宥理合繕摺奏

謝謹

奏

朕所倚賴者爾等封疆大臣將地方事宜籌畫妥確奏
聞於朕酌量施行方得治理之要若皆似爾將地方此
等大事一味草率孟浪全不向人商酌任情瀆奏令朕
遙定於數千里之外及自知不是又毫無愧怍但以如

夢方醒數句頌聖空言結局則大負朕之倚賴矣況朕簡用作夢之人寄以封疆重任則朕亦何有無微不燭之明耶爾愧與否朕則不知朕實深愧乏知人之明奈何奈何

廣西提督臣田畯謹

奏爲叩謝

天恩從寬賠補軍需事竊臣一介武夫虛糜厚祿屢沐洪恩極人生未有之榮遇卽捐糜頂踵難報萬一茲因軍需案內有臣應賠之項更沐

聖慈寬宥許臣在任賠補且荷

天語誡諭不啻家人父子臣跪閱之下感激涕零惟有

誓竭犬馬之力不敢稍負初心以仰報

高厚之恩耳理合繕摺奏

謝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朕今日之恩爲爾暫時之榮他日之辱又在爾自取與否也勉力全在去詐僞而已欽哉毋忽莫少差爾念

廣西提督臣田畯謹

奏爲恭繳

御批事雍正五年十二月臣標把總齎回上林營守備
奏摺二件又六年正月十一日齎回
奏摺三件二月二十七日齎回
奏摺三件俱蒙
皇上硃批臣跪接至署叩頭開函敬閱臣蒙
主恩委以邊方重任才庸識短思慮不周屢沐
弘慈訓諭臣慚懼彌深敬謹匪懈諸事務求切實以期
仰報
高厚之恩於萬分之一耳所有節次奉到
硃批理合恭繳謹

奏

諸凡實力爲之但能勉行朕自有鑒照不在言語章奏間也

廣西提督臣田畯謹

奏爲奏明地方情形事竊西隆州八達寨土惡顏光色顏光東等同惡相濟不服有司拘與本年二月內據西隆州知州詳請官兵先將首惡顏光色擒勦懲一警百臣密咨督撫商酌捕治隨准督撫二臣咨覆臣即飛檄署泗城副將速飭上林安隆二營守備遣撥弁兵前往會捕續據署上林營守備

呈稱顏光色等糾合西林縣屬之弄芒寨目岑顛
等刦殺焚擄惡燄愈熾臣據報飛咨督撫商酌巳
定於三月十一日行撥泗城思恩二協上林安隆
二營精兵七百名又撥土田州土兵三百名俱令
署泗城協副將常顯虎統領調度又差臣標中軍
守備熊文舉兼同辦理軍事擒捕首惡解散餘黨
其八達寨與滇黔接壤臣密咨貴州安籠鎮臣併
檄行雲南廣南營叅將互相堵禦訖俟事竣之日
另摺具

據孔毓珣亦經奏聞矣詳慎為之

奏再查南丹礦廠臣與督臣孔毓珣酌定添設一汛

業已會疏具
題本年二月內弁兵到廠駐防凡外來礦徒永無潛
聚之患矣惟南丹土知州莫我謙世守其土向來
私收廠稅臣屢飭莫我謙親往廠地督率土目將
各處礦口塡塞堅固乃敢怠緩推病且不嚴束土
目毫無公忠爲
國之心臣已屢咨督撫嚴飭矣理合繕摺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是
礦廠一事既欲淸釐必須徹底料理不可少有疎忽仍
令如故也

廣西提督臣田畯謹
奏爲調發官兵擒治土惡以除民害事竊照西隆州
八達寨土惡顏光色等肆惡殺擄一案經臣咨會
督撫酌撥漢土官兵一千名委令遊擊常顯虎等
前往擒捕先行化誨續據該遊擊等禀報有顏光
色之子到營投見懇請寬限勸伊父出投該遊擊
縱之還寨冀其悔罪投首後據報稱顏光色等多

備鎗礮率衆拒敵請再撥田州土兵四百名及大礮三位經右江鎮臣段宗岳發給礮位添撥土兵去後臣又咨右江鎮預備官兵五百名聽候右江鎮就近移調併咨明督撫在案隨准督臣孔毓珣咨覆已照會右江鎮酌量移調官兵親行統領調度就經鎮臣段宗岳行調思恩協千總一員兵一百名移調左江鎮標遊擊一員千把二員兵三百名又帶領該鎮標千把三員兵一百八十名於六月十二日已抵附近八達寨之八陽駐劄臣又據遊擊常顯虎等稟稱五月十四十八兩日進兵鎗

死惡黨二十餘人而助惡岑扭已經誘獲六月初
四日思恩協把總李光玉帶兵護糧遇賊截搶被
傷身故後官兵齊至打傷十數賊人軍穡並未失
去其惡黨岑顛聞右江鎮親統官兵進勦卽潛遁
廣南地方臣已咨明雲南督撫提臣檄行堵禦協
拏矣而顏光色仍據險不服七月初三日准鎮臣
段宗岳移知蠻惡寨後逼近雲南猓猓地方惟貴
州安籠鎮雲南廣南營與八達寨甚近可以聲援
業已移調安籠鎮標官兵四百名廣南營官兵二
百名俟會齊合勦等語又據遊擊鄔元度禀報六

月二十日攻取賊人礮臺羅千總被傷身故損兵二十二名查賊勢如此猖獗臣與撫臣郭鉷商酌再撥臣標遊擊一員千把四員精兵四百名馳赴八達策應務擒兇惡以靖地方至遊擊常顯虎按兵待賊投首坐失機宜實屬庸愚臣已嚴加申飭令其立功贖罪事關撥發官兵及鎮臣移調鄰省官兵理合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爾之調遣委撥均屬不堪之極此等大事豈可不於深知灼見之弁員中量才器使以收其臂指之效而乃如此輕忽從事耶

廣西提督臣田畯謹

奏爲奏

聞事竊照西隆州八達寨土惡顏光色等負固不法先

委遊擊常顯虎帶兵前往擒捕因與西隆州知州

劉德健聽信就撫遂致賊黨修險抗敵及鎮臣段

宗岳親赴八達調遣卽與西隆州知州劉德健議

論矛盾彼此爭論以致糜餉日久坐老其師後於

進兵之日屢次傷損備弁兵丁是以臣統率官兵
馳赴督剿業將起程日期具疏
題報茲臣於八月二十八九等日行至西林縣地方
據安籠右江二鎮臣咨文內稱顏光色顏光東業
已被殺八達土人將賊首獻出等因到臣但思首
惡雖誅尚有賊子光應光贊併賊家屬黨羽未獲
恐貽後患臣即率騎兵前進約計四日可抵八達
俟到日酌行撫剿以靖巢穴併善後事宜另為會
商具
題所有微臣據報情由理合具

奏伏乞
睿鑒謹
奏
無恥已極除靜聽處分之外尚何顏具此一奏也
廣西提督臣田畯謹
奏爲叩懇
天恩俯允
陛見事竊照八逹兇逆已滅巢穴已焚茲臣班師回柳
凡經過地方俱皆寧靜懇祈
聖恩俯允微臣赴京

陛見恭請

天語訓誨庶巖疆事宜有所遵循而犬馬戀

主之心亦獲稍慰矣理合奏

請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已有旨命鄂爾泰總督廣西矣爾尚靦顏具此一奏能無愧乎

硃批祖秉衡奏摺

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七日署理山永副將事務正白旗漢軍副都統臣祖秉衡謹

聞奏爲奏

聞事本年三月二十一日蔡珽到永二十五日開工修築堤岸忽於本月初三日蔡珽向臣云我遣兒子蔡永禧齎摺進京於三月二十七日奉

旨一切事俱交與祖秉衡轉奏今如何不由伊處竟自越奏欽此蔡珽隨將奏摺交臣轉奏臣看其摺內情節據云伊之家產約畧十萬兩上下情願交官一

應工程交地方官修理等語伏思蔡珽受
恩深重自應殫心竭力以圖報效乃工作方始如何萌
此推諉之心是以臣當即向伊云此等語我不便
轉奏臣除現在仍嚴催蔡珽父子上緊修築務使
堤工於河水未發之前完竣並將城工作速料理
興修外合將蔡珽到永情由繕摺奏
聞謹
奏
是所奏知道了蔡珽近日行事似涉瘋狂
雍正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正白旗漢軍副都統臣

祖秉衡謹

奏爲請

旨事雍正五年二月十九日奉

旨山永副將事務著副都統祖秉衡署理俟岳合奇到任後祖秉衡請旨現今派蔡珽修理永平府城垣其應如何修理之處著祖秉衡稽查管理欽此今岳合奇已於本月二十六日到任臣隨將副將事務交代明白理合

奏

聞請

旨其城垣修築之處自六月初二日堤工完竣後卽飭

令蔡永禧先將城垣南面修築已經築砌完竣者

二十丈現在修砌者五十丈合并奏

聞謹

奏

工程若卽可告竣爾料理完畢後再赴京都爲是如尚

需時日交與知府副將管理爾來往照看亦可其酌量

行之

雍正五年十月十九日山西大同總兵官臣祖秉

衡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接閱邸抄知臣胞弟祖秉圭奉
旨署理貴州巡撫印務伏念臣母子兄弟疊荷
聖恩寵榮已極惶悚實深今臣弟祖秉圭更蒙
天恩署理巡撫印務臣聞
命之下感激之情不能自已爲此繕摺叩
謝謹
奏
受恩易不負恩難勉之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山西大同總兵官臣祖

秉衡謹

奏爲預籌積貯以濟兵食事竊查臣大同標下三營兵丁每名每月應關米三斗折給銀一錢三分五釐令其自買糧食臣思每年當青黃不接之際加以二千有餘兵丁入市糴米勢難免騰貴之虞是積貯一事不可不預爲籌畫今查得鎮屬教場內舊有地畝二十八頃每年收租穀五百六十石得勝助馬兩路每年交餧馬穀麥一千六百四十四石臣受

恩深重何敢私入己槖請卽以此二項充備積貯之用

每遇青黃不接之時減價平糶以濟兵食俟秋收
後買補還倉數年之間便可積穀數千石於兵丁
洵有裨益惟是本年教場地畝租穀前任總兵官
王以謙已經收去無從備辦臣先將得勝助馬兩
路所交馬料除將攤累兵民者悉行禁革外其租
穀可收者共計八百二十四石內每百石將十二
石作運腳墊倉等費實在七百二十六石即從今
冬收貯嗣後與教場地畝所收租穀一併積貯永
爲成例事關預籌兵食臣未敢擅便伏候
皇上批示遵行謹

奏

祖秉衡將任內應得之租穀捐充營伍積貯利濟兵丁甚屬可嘉著該部議敘具奏將此摺發與王以謙看料伊亦未必知愧也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山西大同總兵官臣祖秉衡謹

奏爲叩謝

天恩事臣兄弟三人均叨沐

聖主殊恩不次超擢自揣逾分恐懼日深更蒙

皇上垂憫烏鳥至情俾臣母邀

榮格外洵爲千古異數今江南督臣范時繹撫臣魏廷
珍各助銀四百兩差員護送臣母於本月初八日
至臣任所臣母惟有朝夕焚頂祝頌
萬壽無疆臣兄弟二人亦惟有益遵母訓各竭犬馬心
力冀仰答
高厚於萬一耳理合繕摺叩謝
天恩謹
奏
為母之慼已悉副母所望當思勉之勉之但務一誠字
人臣之能事畢矣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蒙

皇上恩賜御書福字到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又臣子祖魯於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奉

旨補授佐領伏念臣屢邀

殊恩毫無寸效夙夜難安今臣子復荷

天恩補授佐領益爲感激無地臣惟有恪遵

聖訓盡心盡職并飭臣子勤慎行走小心辦事以仰報

洪恩於萬一耳爲此具摺叩謝
天恩謹
奏
覽
自能勉盡一是字方可期子孫之效法設在己有欠缺
處雖教何益子孫未必肯聽從也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山西大同總兵官臣祖
秉衡謹
奏爲請調管理軍站營員以慎站務事竊念軍站一
事最關緊要查臣鎮屬如天城陽和聚樂大同高

山左衛右衛等處俱係極衝大路各有軍站馬匹供應來往差使但舊制天城陽和大同高山右衛五處其軍站馬匹均係守備管理惟聚樂左衛二處僅以千總管理站馬恐千總微員難免誤公臣愚見聚樂係得勝所轄左衛係助馬所轄請以聚樂左衛二處軍站亦悉照天城等五處令得勝助馬守備移駐管理其聚樂左衛千總令其移駐得勝助馬兩城隨叅將操防巡查一轉移間地方軍站兩有裨益臣昌昧瀆陳伏乞

皇上批示施行謹

奏

驛馬事輕地方事重非可草率更改者轉移之間果與地方防守毫無干礙與撫臣商酌具題聽候部議朕意只在得人豈在官之大小也千總守備總不過前日之把總耳此奏朕殊不以爲然爾其再爲詳慎斟酌而行朕遙揣之論亦不可卽以爲是

皇上睿鑒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一日鎭海將軍臣祖秉衡謹

奏爲敬陳管見以收營伍實效事竊照守備一官旣有巡查訓練之任又有支領錢糧之責甚爲緊要其以侍衛補用以及千總題補之人無庸置議惟

是由武進士初任之員人材弓馬或有可觀而於
營伍事宜率多不諳臣愚以爲嗣後凡武進士應
推守備之人伏乞
皇上敕部查核帶領引
見預行揀選照文職州縣例就近分發各省督撫提鎮
標下試用如果營伍諳練堪勝守備之任者分別
題請實授庶營伍地方均有禆益抑臣更有請者
凡各營路叅遊駐劄之所幷極衝大路城堡止設
有守備一官並無千把者甚多雖提鎮向有外委
把總之例不過給以委牌從未達部兵丁亦未必

聽其約束徒有虛名仍無實濟臣愚以爲嗣後凡極衝大路止設守備千把一官并叅遊駐劄之所並無千把者請
敕下各省督撫提鎮無分營路請照拔補把總之例揀選人材壯健弓馬純熟者給以外委把總委牌悉行報部賞以頂帶令其差操效力遇有把總缺出秉公拔補庶兵丁皆踴躍奉公而營伍亦得收臂指之效矣以上二條是否允協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該部議奏其外委把總應行報部並照在京副驍騎校之例賞給八品頂帶以示鼓勵遇有缺出該上司秉公拔補不稱職者革退

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鎭海將軍臣祖秉衡謹

奏爲懇請整理江汛以專防守責成事竊臣屬沿江兩岸墩汛共有一百八十四處計長四百餘里臣到任以來專差逐汛查驗除將怠玩尤甚之汛弁卽行斥革并嚴諭水師兩營遊擊遍行確查凡煙墩坍塌之處速移地方官修整其器械不全技藝

生疎以及偷安離汛者分別懲儆加意整理外惟
念沿江墩汛必得添葢營房照依山陝汛地分派
兵丁應守何汛者悉令挈眷居住則責任旣專咸
知儆惕自不敢仍前疎懈伏查每汛兵丁向係三
五名不等每名應給營房三間通計汛兵六百八
十一名共需營房一千三百六十二間現有營房
四百六十六間應添八百九十六間每間需銀三
兩二錢通共計費二千八百六十七兩二錢臣到
任後卽查出標下兩營水師兩路從前各項虛冒
空糧共有七十五分現在添葢營房無項可辦莫

若將此項清出空糧暫停募補再臣衙門向有儀
從工食一項每年又有三百餘兩亦現在請裁倘
蒙
俞允即以此二項支給陸續添葢約計兩年之後便可
完竣其清出空糧依舊募補儀從工食仍可裁革
而於沿江墩汛肅然改觀矣芻蕘之見冒昧陳請
是否允協伏候
皇上批示施行謹
奏
料理甚屬可嘉但汛地營房添設之後尤須不時稽查

如直隸山西悉經蓋造派令兵丁挈眷居住卒皆睡至日出行路之人叩門取火尚不之覺似此不過徒為嬾惰兵丁之安樂窩耳亦復何益總之有治人無治法果肯竭力殫心整頓自必改觀也勉之

聞

謹

同日又

奏為據實奏

聞仰祈

睿鑒事臣於十月十八日到任見右翼副都統臣張天植精神衰邁凡辦公事處不能行走詢其緣由據云患痢未痊近以例應輪班

陛見擇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起身欲臣先行咨部臣以
其年老久痢勸其暫養另為代
題今副都統臣張天植於十一月二十日上公衙門
自云痊好必欲循例進京臣未敢再阻除張天植
起程日期咨明兵部外理合據實奏
聞謹
奏
所奏是另有旨諭伊回任爾看如果年老不能供職令
其告休一面奏聞其向日聲名及為人何如之處一併
奏知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臣棠

天恩補授鎭海將軍到任後隨將衙門向來出息逐一

稽查因知每年俸銀米折馬乾心紅儀從工食以

及兩淮

題定鹽規並巡緝壽禮等項銀通共五千七百二十

五兩伏念俸銀等項皆係養廉之資惟是儀從工

食銀三百三十六兩今執事人役悉屬兵丁應役

並無雇覔之費實爲虛冒應行裁革其鹽規巡緝

銀一千兩從前悉皆肥己尤屬不合臣查每年修
理巡鹽哨船十二隻需銀二百兩巡鹽官兵盤費
需銀六百兩請將每年鹽規巡緝銀兩按巡鹽官
兵數目逐名實在給散以專責成除此之外每年
尚有四千五百八十九兩儘可養贍謹分析詳細
奏
聞伏乞
批示施行謹
奏
在汝酌量爲之不分外貪求足矣無庸矯廉應取者取

之何妨耶

雍正七年二月初八日鎭海將軍臣祖秉衡謹

奏爲遵

旨奏聞事臣自到任以來訪察得江蘇撫臣尹繼善居

官安靜聲名亦好又聞得不時在外潛行私訪凡

地方光棍以及窩娼窩賭匪類俱將其姓名開列

一單實貼巡撫衙門前以示欲其悛改斂跡之意

理合據實奏

聞謹

奏

尹繼善實好國家又得一人才矣
爾條奏戰船一摺留中朕細閱數條甚屬妥協可嘉但
內中有復更馬三奇改造之處朕不以爲然俟另斟酌
有旨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年正月初九日接家信知臣弟祖秉圭蒙
恩補授御史又著管理廣東海關稅務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伏念臣弟祖秉圭蒙

皇恩寛宥不加罪譴更荷
殊恩復加委任
天高地厚感激難名臣惟有勉其勤慎奉公竭盡犬馬
微忱以仰報
皇上洪恩於萬一耳爲此恭謝
天恩謹
奏
爾弟祖秉圭從前未爲朕所熟識今用伊此任面見數
次甚屬平常人也汝當加意勗勉之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鎮海將軍臣祖秉衡謹

奏為請除陋習以肅
功令事竊臣查從前京口八旗另戶壯丁不時逃走
迨自回銷檔之時亦不過數十日根詢緣由據稱
壯丁原無告假之例即遇有父母大事以及婚娶
等務該管官亦不准給假必遞逃牌甚有明知其
去處彼此說明但報逃塞責者在本人亦明知該
管官必遞逃牌全無顧忌而去至自回之後設遇
挑甲之時又仍照常挑補視
功令為具文大非立法本意臣請嗣後另戶壯丁果
有正務許呈明該管官准其給假不得混遞逃牌

其非係正務不應給假而私去者方始報逃縱係
自回亦不准挑甲則咸知儆惕而犯逃者自少矣
惟念從前報逃舊習旣大半虛應故事恐其中人
材弓馬不無可用之人若竟因此廢棄未免屈抑
臣請細加查核如果從前因正事而去情有可原
者再於挑甲之時量其材技挑補庶人材不致廢
棄於寬嚴互用之道或稍有當也是否允協伏候
皇上批示施行謹
奏
奏內不通之論不一而足另有諭旨令怡親王大學士

等轉發

奏雍正七年七月十九日鎮海將軍臣祖秉衡謹

奏爲恭承

聖訓感激難名叩謝

天恩事竊臣齎摺家人回署捧到

硃批諭旨并怡親王大學士等轉傳

上諭跪讀之下惶悚無地伏念逃過另戶壯丁挑甲一

事臣才識短淺實屬錯謬蒙

皇上指示周詳臣始洞然開悟愧悔莫及嗣後惟有益

加奮勉每事細心辦理以仰答

高厚於萬一耳爲此謹

奏

勉之慎之爾此任甚不及爾做總兵時總未見奏聞地方上一件事想因官爵已登極品無可上進處惟思持祿保位耳但此隱𤋮自便之術未爲保全之善策更當爲己籌畫一妥協地步方可

硃批孫繼宗奏摺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加銜總兵官臣孫繼宗

謹

奏爲恭請

聖安以申犬馬戀

主微忱事竊臣備兵軍前並無寸效上歲逆賊跳梁臣

仰仗

聖主天威遵承大將軍指示率領官兵奮勇堵剿逆賊

潰散此臣子常分乃荷

皇上弘恩授臣總兵官職銜

賜戴孔雀翎子頻頒
優旨如此
恩遇雖捐縻頂踵未能仰酬萬一今西海平定叉蒙
恩旨下頒聞
命增慚感激思奮臣遠在邊外戀
主之心實難自已爲此繕摺恭請
聖安謹
奏
西邊自前歲有事以來爾之盡心效力處甚屬可嘉朕
實奬悅之至將來更有大受朕恩之日也勉之

雍正三年七月十一日陝西安西總兵官臣孫繼
宗謹
奏爲欽奉
聖旨恭謝
天恩事竊臣標署前營守備任大漢齎捧
欽賜金鋼管孔雀翎子并銀藥茶各色珍藥到臣臣郊
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受訖又任大漢口傳面奉
聖諭臣一一跪聆仰見我

聖主明同日月無微不照臣查蓋造兵房實屬窄小不堪屯田牛具騾馬實以疲瘦損壞者亢數至臣口外行走之處竟遭年羹堯隱蔽犬馬微勞臣自分無由上達而仰蒙
皇上垂鑒洞悉無遺似此
主知之特達實千古希有之遭逢臣惟矢心刻骨圖報
洪恩敬遵密
旨將城工兵房屯田牛具騾馬等項逐一細查細估併將臣行走之處及揀選保
奏官員繕具密摺四本恭呈

睿覽謹

奏

朕雖未見爾面爾之居心爲人朕已洞悉無遺勉力爲
之所奏保舉人員一摺效力行走一摺叅奏王嵩一摺
留覽潘之善居官優劣何如據爾所見所知密奏以聞

同日又

奏臣欽遵密
旨揀選得現駐安西肅州鎮標右營遊擊周文正肅州
鎮屬山丹營遊擊王廷瑞寧夏鎮標右營遊擊彭
云隆肅州鎮標右營中軍守備鄒文麟現駐安西

涼州鎮屬高溝堡守備方玘英涼州鎮標前營千總任大漢肅州鎮標前營千總侯攀桂肅州鎮標右營把總張振此八員者前在布隆吉地方行走併進勦插漢烏素地方遇敵則身先士卒平時則訓練有方允屬實心辦事勤勞素著之員相應密摺據實保

奏伏祈

聖主睿鑒謹

奏

此數將弁朕會問過岳鍾琪據云皆不深知

雍正三年八月初三日陝西安西總兵官臣孫繼
宗謹
奏爲密摺奏
聞仰祈
聖主睿鑒事竊臣聞涼州鎮屬永昌營副將劉紹宗於
逆賊羅卜藏丹津未叛之先卽知逆賊叛逆之事
不卽調遣兵馬籌畫撲滅之策先與新城堡守備
李國祥商議搬移家口躱避之計至逆賊侵陵新
城堡與永昌咫尺劉紹宗又不前往救援以致新
城堡失陷守備李國祥亦遭賊害逆賊見無官兵

又將附近永昌莊村禾場放火攻燒四野百姓逃
難蜂擁永昌城下劉紹宗閉門不納再查新城張
義兩堡失陷亦係劉紹宗怯懦無能以致人民竟
遭塗毒年羹堯聞知其事不即題叅以正
國法反行袒護徇庇檄令帶甘涼兵馬赴布隆吉駐
劄雍正三年四月內奉文撤接衆兵家口劉紹宗
帶領兵八百七十五名各回甘涼肅本處撤接因
又奉文更番迭戍其原去之兵於七月內陸續仍
抵安西劉紹宗借辦理更番及永駐兵丁之事貪
緣擅住內地似此怯懦無能不諳軍務以致失陷

城池之員臣本欲具疏指名
題叅但係涼州鎮統轄臣未便越俎理合繕摺密
奏再甘肅提標馬匹在甘州大草灘地方牧放被賊
趕去四十七匹提臣王嵩據報不卽遣兵跟追乃
竟聽從中軍叅將馬紀師勒令遊守千把及放馬
兵丁出銀賠補臣受
恩深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訪聞的確謹繕摺密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如此據實直陳朕甚嘉之劉紹宗之事朕雖早已聞之尚恐不確覽爾此奏則誠然矣今命爾署理提督事務應叅劾者竟行叅奏應料理處卽行料理非比日前有越俎之嫌也勉之勉之

雍正三年十月初三日陝西安西總兵官臣孫繼宗謹

奏爲恭報微臣叩領

硃批諭旨日期事竊臣前密奏副將劉紹宗提督臣王嵩

聖主硃批到鎭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領訖所有微臣密領
硃批諭旨日期理合繕摺具
奏伏乞
睿鑒謹
皇奏
知道了王嵩才具庸常且係巧詐不堪之人也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雍正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吏部尚書公舅舅臣
隆科多等到布隆吉爾口傳面奉

諭旨臣跪聽欽承感激無地隨望
闕九叩謝
恩訖伏念前歲青海逆賊蠢動布隆吉蒙古等亦因之
作亂臣一軍孤懸卒能抵敵制勝保護地方者實
仗
皇上天威克奏蕩平之績仰荷
天恩擢臣總兵且疊蒙
獎賞有加無已臣卽竭盡犬馬何能仰報
高深於萬一從前年羹堯到布隆吉時臣因賦性愚拙
未嘗逢迎以致失其歡心從未將臣薦舉且將失

傷守備作爲臣罪啓奏若非
聖明照鑒知臣無罪則臣遭年羮堯之陷害寃同覆盆
何由得伸今臣得以全軀復蒙
優擢實出
皇上再造之恩臣惟有益加奮勵恪供職守嚴謹邊防
以圖仰答
聖主洪恩於萬一耳所有微臣感激愚忱理合繕摺奏
謝謹
奏
覽爾奏謝眞誠朕甚嘉悅爾將來乃受朕大恩之人其

加勉勿懈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一日陝西安西總兵官臣孫繼宗謹

奏爲遵

旨具奏事竊臣欽遵

硃批諭旨查得副將潘之善曩在巴爾庫爾出征時歷練營伍熟諳屯田後於元年十一月內從巴爾庫爾赴布隆吉地方應援兼程前來允屬急公又在布隆吉駐劄兩月臣見其爲人忠厚辦事實心臣

欽遵

聖諭謹繕摺具

奏所有節次奉到

硃批諭旨合併齎繳謹

奏

去歲據年羹堯奏朕云爾極道潘之善之劣處朕因疑其言所以有前此之詢今覽所奏誠乃揑造之語也將年羹堯在西寧之奏發來爾看豈不可笑之極

雍正四年三月初四日署理甘肅提督臣孫繼宗

謹

奏爲密摺奏

聞仰祈
聖主睿鑒事竊臣前奏劉紹宗王嵩一摺欽奉
硃批已命臣署甘州提督應叅奏者叅奏應料理者料
理欽此臣於到甘之日復加細訪甘標馬匹於雍正
三年五月內被盜趕去原於失馬之後勒令官兵
賠補失去馬匹已經補足繼聞奉
旨嚴查之信叅將馬紀師將銀給還兵丁今部議失去
馬匹著落王嵩照數賠補守備王珽千總鄧洪印
把總廖大成三員係專管放馬之人並不小心看
守以致馬匹被賊盜去俱照溺職例革職等因具

題欽奉
諭旨通行到臣臣查守備王珽千總鄧洪印並非放馬
之員但有疎防隘口之責而王嵩以疎防之王珽
鄧洪印作爲放馬之員以官兵已經賠出之銀兩
報稱尚未捐收以巳經補足之馬匹報稱於馬匹
收厰起支草料之時買補種種揑詞巧飾巳蒙
聖主洞鑒革職效力贖罪邊塞官兵咸頌我
聖主明同日月舉錯嚴明至甘屬標路官兵臣不時勸
訓申飭如有陽奉陰違者臣當會同總督叅奏今
將節奉

硃批五摺恭繳伏祈

睿鑒謹

奏

王嵩不堪小人也朕因聞其虛名有儒將之稱所以前此閱爾參奏之摺尚懷疑惑及至面見始知真屬輕薄小人似此等類一經朕目何能逃其妍媸也

同日又

奏爲遵

旨具奏事竊臣前奏覆潘之善一摺欽奉

硃批併發來年羹堯之奏著令臣看臣聽聞之下仰見

我
皇上聰明睿智事事精詳凡大小臣工之賢否無一不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思年羹堯身膺顯爵位極人臣不思
進賢退不肖反行害正以引邪若非
聖主燭其姦險察其隱微則潘之善必被陷害臣一介
孤微蒙
皇上推心置腹待以股肱耳目臣斷不敢一念徇私有負
天恩所以前奏

旨下詢臣見潘之善並無不好之處故據實陳
奏良心難昧
聖明難欺也所有原奉
硃批諭旨併發來年羹堯之奏另摺齎繳外為此繕摺
具奏伏乞
睿鑒謹
奏
所奏知道了潘之善實係好員
朕近日聞爾竟不識字何乃一切摺奏如此通順妥當
耶

雍正四年九月初八日署理甘肅提督臣孫繼宗謹

奏爲叩祝

萬壽事竊臣身際昌期恭逢

萬壽聖節薄海臣民莫不歡呼頂祝臣受

恩深重戀

主情殷前經奏請

陛見荷蒙

俞允茲者正擬束裝赴京隨班抃舞緣新任提臣馬會

伯尚無抵甘之信臣是以未敢卽赴

闕廷臣謹率臣屬將弁兵丁呼嵩遥祝
聖主壽與天齊永綿億萬載無疆之福謹
奏
馬會伯抵任尚早一切事務不可因係署理稍致推諉
因循勉力爲之毋怠
雍正五年二月初十日陝西延綏總兵官臣孫繼
宗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前由綏德南路赴京
陛見回由宣大邊路抵任閱歷延屬塘鋪大墩多有破

損煙墩低小不堪又未竪立旗杆陳列器械有名無實於地方殊無裨益臣到任之日即嚴飭各營汛整理器械每塘鋪派兵五名常川防範復令乘春暖天和將墩臺煙墩一切修整務令嚴防密緝靖盜安民以仰副我

甚好但須言行相符

皇上慎重邊疆之至意再查臣屬自去冬十一月十二月得雪二次有八九寸一尺一二寸者今歲正月二月又得雪三寸四寸不等地氣潤濕易於布種各處米糧價值亦賤爲此繕摺奏

深慰朕懷

聞謹

奏

條奏千把一摺甚屬可嘉朕近日正為此事特降諭旨

爾所奏適與朕意相合已發部議矣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陝西延綏總兵官臣孫

繼宗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查延綏素稱三邊重地防衛控禦全恃城垣

臣到任後閱視延綏城竊見北面黃沙自邊墻直

擁至北城護城已被壓沒而大城東北角至西鋪

樓竟成沙山擁壓城頭約高一丈五六尺臣隨咨

呈督撫王臣委員會同踏勘設法刱運訖臣清查營伍有初安塘撥減餘守兵空糧一十七分隨飭各營路招募補額外復點驗營馬惟設立馱皺馬六十匹俱瘦小不堪臣在口外年久知馱馬不及駱駝負重致遠臣飭令營將將此項馱馬變價再將閏三月乾銀添湊採買健駝六十隻以備行走馱載之用再查軍輿以來各營軍器鑼鍋帳房等項殘缺甚多亦應亟爲整理臣呈准督臣岳鍾琪借給銀二千兩分發各營路製造其銀在公費項內按季扣還今先挑出不堪使用鎗二百一十四

與提督酌行

桿漸次通那公費改造其餘殘缺軍器臣次第製

好勉爲之

造修整務期完備理合繕摺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旗幟鑼鍋帳房等項軍器固屬必需然營伍第一以訓練爲主故云制梃可以撻堅甲利兵教導士卒使明曉大義操演技勇令勤習精熟尤爲要務不可專留心於外飾勉之

雍正五年七月十三日陝西延綏總兵官臣孫繼

宗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前奏舊設馱礮馬匹變易駱駝并改造鳥鎗

一摺奉有

硃批諭旨大哉

王言誠萬古練兵不易之良法也臣隨將馱礮馬匹變

易駝隻之處咨會提臣轉咨督臣商酌訖再臣改

造鳥鎗二百一十四桿續又挑出不堪鎗三十桿

俱已打造齊備給兵操演外其餘軍器現在次第

修整臣仰遵

諭旨教訓痛除營伍積習又每於三六九操演之餘必
諄諄教誡朔望傳集公所講解
聖諭
廣訓使之咸知忠孝大義臣惟敬凜
聖訓實在奉行萬不敢專務外飾沽名要譽自欺欺人
有負我
皇上委任隆恩也爲此謹
奏
凡百只以務誠實爲要況爾乃武臣目不識丁旣無機
巧詐僞之才何如率眞而行之爲善也老練姦猾皆取

辱之道絲毫無益勉之勉之

雍正六年三月初十日陜西延綏總兵官臣孫繼

宗謹

奏爲奏

聞事竊查臣屬各營呈報各該汛地方去冬得雪大小

三次二三寸至五六寸不等入春至二月盡又連

得雨雪四次入地五六寸七八寸不等地氣潮潤

天氣融和現在布種至於各地方米糧價值甚平

理合具摺奏

聞謹

奏

深慰朕懷全賴爾等封疆大臣文武和協實心愛養兵民有以上感

天和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臣思軍中器械火器最爲緊要每兵百名必得鳥鎗三四十桿方爲足用查臣標四營除城守營置立鳥鎗一百桿止敷汛防墩鋪之用其中左右三營止有鳥鎗五百五十桿臣思延綏乃三邊重地

倘有事調遣行走每千名兵止有鳥鎗一百八十
桿近經派赴西藏兵丁攜帶三百七十桿僅存一
百八十桿委屬不敷臣欲再添造鳥鎗三百五十
桿合共九百桿每營三百桿始足備戰守之用再
查四營步守兵盔甲尚缺少鐵碗盔二百四十九
頂今臣一併補造足數總以公費辦公務俾營伍
實有裨益伏祈
皇上睿鑒批示遵行謹
奏

好武備火器爲重應行添造者一面補造一面將奏准

情節咨部存案或具本題明亦可

硃批顏光旿奏摺

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福建福寧總兵官臣顏光

旿謹

奏竊臣於上年五月內入覲

天顏奉

旨令臣到光祿臣林祖成家中問伊生長福寧州於營伍地方事宜或有所知所見對臣直說據林祖成云福寧州東沖地方係福安福德福寧三處海口稽查賊船併嚴禁米穀出洋要緊三沙地方每年漁船在此住泊人跡繁雜姦良莫辨出入更宜嚴

查福寧州庫貯火藥年深日久未免退性須要試
放方可備用等語臣回任後隨卽親往海口勘驗
查東沖鑑江二汛已經督臣滿保設立有礮臺哨
船
題報在案但海門甚寬遇天有雲霧卽日間揚帆出
入其曾否掛號之處兩岸營汛俱不能稽查今臣
擬令二汛各竪大木一桿以爲掎角之勢凡遇洋
中賊船及偷越米穀販私等船追逐之際風順則
以放礮爲號風不順則以陞旗爲號以通聲援互
相堵截庶姦宄遁跡而商艘可保無虞矣再三沙

海汛漁船出入臣卽令該汛弁嚴加稽查外復設
立一循環號籤凡漁船出口時務將此籤領出入
口時繳回再出再領如不領繳而徑行出洋者明
有離䑸作歹情弊立卽查究庶稽查嚴而姦匪可
杜矣至所云庫貯火藥臣今仿照出陳易新之例
將庫內舊藥發出分給兵丁演放所有捐製新藥
抵還庫項俾火藥無退性之虞再臣前面奏編查
保甲開造指掌冊臣現在措置舉行已經督撫臣
逐一條議請寬兩年之限將編查舉行有無裨益
題合詞

題報再臣奏請營中設立一儲備倉接濟兵食荷蒙
皇恩令督撫臣會議具奏茲督臣檄行司道會議今議
撥出福寧州倉穀三千石與臣營中試行一二年
以觀成效臣蒙
聖恩諭臣詢問福寧形勝及
奏請事宜謹將奉行過緣由具摺奏
聞謹
奏
知道了凡事不可因循懈弛固宜振作然亦不可生事
邀功勉爲之慎爲之

同日又

奏竊查川陝督臣年羮堯雖有安邊之功皆出於
聖主睿謨勝算所致
皇上聖不自聖俱指爲臣下之力大加
寵錫爲人臣者自宜受
寵若驚愈加謙抑臣前聞年羮堯在西寧時其體統尊
大中外無與比倫出入以土墊街以水壓塵其巡
撫提督等官名雖平行實同下屬凡直省之督撫
附近之提鎮或營謀請託或勉强趨奉者指不勝
屈臣一介椎魯頗知大義聞聽之下實深駭異臣

前
陛見時因事條風聞職非言路謹以
皇上酬勲之典過於隆重冒昧瀆
奏近閱邸鈔深仰我
皇上身居九重明察萬里
綸言告誡洞徹隱微曲加保全功臣之處中外臣工莫
不感切臣前蒙
聖訓示以朋黨之誡時惕於心兹讀
諭旨倍加謹凛惟有力絕朋比勉竭愚誠圖報
主恩於萬一耳所有臣慶幸歡忭愚衷謹具密摺奏

聞謹

奏

此奏甚爲可嘉但稍遲耳然能見及此而抒誠上奏仍屬可嘉

雍正四年四月初八日福建福寧總兵官臣顏光

旿謹

奏爲遵

旨奏明事竊臣於雍正二年五月内赴京

陛見不揣冒昧

奏請營中設立儲備倉預備米穀接濟兵丁蒙

皇恩令督撫臣會議具奏嗣經督臣滿保議撥福寧州
倉穀三千石交臣試行一二年以觀成效三年五
月內福寧州知州撥出倉穀三千石交臣營中積
貯彼時民間穀價值銀六錢臣將倉穀借給兵丁
每石價值酌減至五錢五分嗣於是年秋冬將銀
湊齊買米還倉每穀一石需銀四錢五分約計三
千石之穀共溢出穀六百六十八石臣又將所買
之穀湊添三百三十二石以足一千石於雍正三
年十二月內償還福寧州倉訖其餘二千石期於
雍正四年五年冬還清以符督臣三年償完之議

然三千石之穀大約三年內只可溢出二千石爲數無幾難以敷用臣情願將應得俸餉用度之餘陸續捐買穀石至雍正五年冬除還淸福寧州倉穀外合計溢出之數并臣捐助之數約可積穀四千餘石收貯公倉按時斂散庶可垂之永久兵丁均獲裨益臣謹將先還過倉穀一千石緣由具摺奏

聞謹

奏

此所奏設倉濟兵一事高其倬察議具奏不知顏光旿

料理果否如何或恐有累營伍則無益也若實區處得法有益無損據實奏聞以便加恩議敘

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福建福寧總兵官臣顏光旿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蒙

皇上賜臣墨刻

御書魏徵十思疏一幅到寧臣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受訖謹供奉中堂焚香虔禮所有感激下忱理合

繕摺

奏謝臣謹

奏

覽

便中所賜非特賞可比無庸專差奏謝路途遙遠嗣後遇此等事應於奏事之便附謝便遲數月亦無妨也數月內若無應奏之事轉交與督提齎摺之人代爲呈進亦可

皇上同日又

旨奏爲遵

旨奏明事竊臣沐

皇上天恩准臣營中設立儲備倉一案臣於雍正三年間借出福寧州倉穀三千石本年冬季溢出穀六百六十八石除三年還過州倉穀一千石數目業於上年四月間具摺

奏明所有存貯穀二千六百六十八石臣又於青黃不接之候借給兵丁嗣於秋冬二季將所還穀價採買還倉又溢出穀六百六十七石臣又捐買穀六百六十五石共儲穀四千石除雍正四年分應還州倉穀一千石業已償還訖更存穀三千石現

在陸續借給兵食容臣於雍正五年冬償還福寧州倉穀明白後將三年內共溢出實數繕摺具奏今將雍正四年分還過倉穀一千石緣由繕摺奏

聞謹

奏

此舉朕原極爲嘉奬況料理頗屬妥協所奏忻悅覽之爾居官之聲名及實心效力處朕皆一一備悉勉爲之

雍正六年四月十八日福建福寧總兵官臣顏光

旿謹

奏竊臣於本年三月間准督臣高其倬委臣署理泉

州提督印務看其營中旗幟鮮明甲械可觀但兵
丁驕悍漫無紀律固泉漳地方習氣使然實係丁
士傑約束不嚴所致又丁士傑揀取馬糧太緊併
應補名糧不即發補以致兵多怨望今新任提臣
石雲倬臣向知其鯁直歷練自能調劑得宜也再
者漳州去年冬間
欽差阿爾達同知府潘體豐查出欺隱地畝一案臣於
雍正四年曾署漳州鎮臣印務知漳州地瘠民貧
安得有欺隱地畝如此之多因細加訪察乃知漳
州之田約有五等一曰洋田一曰山田一曰洲田

一曰埭田一曰海田總以依山濱海故田之高下
肥磽分此五等康熙九年間龍溪縣知縣利在三
會將該縣田地通行丈量見得田有高下賦雖重
輕因於丈量之時先分田爲上中下三則又分弓
步大小不等上則之田弓步若干中則之田弓步
若干下則之田弓步若干并有以二畝只抵一畝
者自是以來
國家生齒日繁豈無陸續開墾然在今日之新墾未
報者少而在當年之因田磽瘠分定者多今若槩
以丈量弓步令其一例加賦而弓步又非出一人

之手未免苦樂不均且恐初登仕版之人急公念
切致小民稍有驚懼臣仰思
聖明自有乾斷但臣身到其地既知其事有關於民情
不敢避越俎之嫌謹具密摺奏
聞謹
奏
此奏可嘉之至清丈一事朕曾屢降諭旨若不得其人
奉行不善不特無益反有害也然地方之姦民土棍恃
强隱占阻撓玩法又不宜槩行疎縱竟置之不理須得
公明有司斟酌調劑而爲之方克奏效已有密諭飭行

該督撫矣此乃地方情形應奏聞之事何言越俎閩省
在在虧空事事欺隱因爾未經奏聞朕懷至今尚未釋
然向後凡有聞見皆當秉公據實入告若少存私見惑
朕耳目但試看如何勉之

同日又

奏爲敬陳管見恭請
聖裁事竊照臺灣全鎮駐防兵丁俱由內地標營抽撥
往戍從前多有頂替逃匿勾結爲非之弊自蒙
諭旨諴飭封疆諸臣凛遵
功令凡戍臺換班俱揀選有父母妻子人材壯健之

兵方准起送目前往戍兵丁因遠阻巨洋家口食用無資具呈公懇每兵每月留餉銀五錢以養贍家口現經督臣議准通行在兵丁固可無內顧之憂惟是在臺三年每年只領銀八兩四錢米食似可足用而衣帽之屬及往返路費所需甚覺不敷臣再四思維惟有加賞之法方爲有益臣看得福建山海交錯騎卒似緩於步卒臣擬將臣標三營馬兵四百八十名內汰去二十二名懇請諭旨即將此節省之銀分給臣標戍臺之兵二百餘名每月加銀二錢五分足充往來水陸路費及添製

衣服之用更有請者閩省兵丁內無妻室者甚多
蓋因閩俗嫁娶之時必需財禮即至窮之人亦必
需二十金方能完娶倘蒙
皇上格外施恩加此月賞則有室家者將每月五錢之
餉支給養贍家口而無妻室者將每月五錢之餉
交本管將備收存俟本兵戍滿回營給領以助其
完娶室家之用祇一截長補短之間餉不加增而
兵沾實惠倘各營俱畫一行之庶遠戍有裨而海
疆永固矣是否可行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謹

奏

朕覽所奏甚屬合宜可與督提二臣會同商酌如應具題卽具本題奏

硃批

雍正七年四月初四日福建福寧總兵官臣顏光旿謹

奏爲敬陳指掌冊事宜仰祈

聖明敕令武職畫一遵行事竊臣於雍正二年

陛見之時恭

呈指掌冊一款原與編查保甲之法事同一體其中立法嚴密又明白顯易按冊而稽明如指掌蒙

皇上洞鑒命前任督臣滿保傳臣詢問如何措置妥協
之處詳議具奏經督臣滿保撫臣黃國材同臣會
奏在案臣回任後因福寧州新舊官屢次更換未
得成造至雍正六年新任知州郭朝鼎到任後始
得編查清楚但指掌冊係雍正四年編造之冊至
今二年其中不無遷移增減者臣復派千把等員
將本州所轄村莊按汛防之地分令遊巡因遊巡
之便又將戶口人丁清查更定造冊申報到臣隨
移知該州亦按季差鄉保人等稽查申報務期兩
相符合俱無舛錯遺漏是文員因有武弁之巡查

不被鄉保之蒙蔽武職因有文員之稽考亦不受
弁目之欺瞞至申報之時不過於冊籍上照戶註
明粘以紙簽俟至編審之年始行另造並無造冊
通行之說不可保甲雖屬善政然必得州縣有司之才
紛擾之弊今行之一州畧有成效一州如此一省
力有餘者方可行之如郭朝鼎此等州縣原可不待朕
皆然推之直省通行似無不可伏乞
之敕諭及督撫之督率也倘不得其人徒滋紛擾從來
皇上敕下各省武職照指掌冊內事宜如法遵行則保
無治法有治人天下盡得好州縣何愁保甲之不通行
甲之法益加詳明而地方永無匪類之潛蹤矣再
前督臣滿保議覆疏內將村長改為鄉長臣於編
耶汝識見淺近思不及此耳
查戶口之時見鄉長所轄之村遠近多寡不等地
方遼濶勢難兼顧不無徇私隱漏之弊今臣復改

爲村長不過令其知村中某人是姦是良某家增減遷徙及有窩盜賭博者告知汎弁鄉保令其轉報至於地方一應公事照舊令鄉保辦理如此設立村長人皆樂從並無不願之事臣今奉行二年似覺簡便易行不見煩瑣臣每季委員巡查只據各員呈報更正因無督理之員恐有不實之弊嗣後當委臣中軍守備專理其事申報到臣復加詳核因奏

旨遵行事宜謹繕指掌冊一本開載應行款例進

呈

言之易行之難行之得法人自樂從少不妥協豈止不樂從而已萬不可强迫而行之事

指掌冊乃編查保甲法中之一節耳如得實力奉行之賢員何患無編查之良策耶

御覽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謹抒一得之愚以防侵那之漸事竊查州縣倉
糧例應上司盤查上司不能親臨多委隣近州縣
彼此互查其中卽有互相容隱之事又州縣中有
侵那倉穀致被參處者仍借霉爛名色掩飾買補
希圖開復又有借給兵食只還穀價每年虛報實

貯在倉者亦有只換印領無價給還每年只據印領借數而虛報實貯在倉者種種弊端總因州縣倉糧乃文員職掌出納得以自如同城武職不得過問之故臣請嗣後州縣倉穀經前後官交代明白之後卽將實在數目知會同城武職該營亦卽報明本管上司移明藩司存案眼同封固若有收放之時武職卽將數目具文申報倘武職有徇私捏報情弊致成虧空者事發之日或令分賠或議
降罰伏乞
皇上敕部詳議處分如此則武職不敢捏報隱諱而上

司得因武職之申報可以知州縣倉穀之實數自
永無侵那虧空之弊矣可否採擇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此奏殊屬不通之至新舊二人彼此交代其弊尚無窮
若再增一武員其中紛亂叢生莫可究詰則總無交代
清楚之日矣況亦未有令有司受制於武弁之理是乃
可笑之見解也

硃批丁士傑奏摺

雍正三年正月初一日貴州大定總兵官臣丁士

傑謹

奏為據實陳奏事竊臣荷蒙

聖主洪恩由叅將歷陞總兵奉

旨進京

陛見跪聆

聖訓之後馳驛赴任所過直隸河南湖廣地方訪查大

向日情形爾未透悉何以知今日之煥然一新百凡惟

小文武官員規模氣象煥然一新皆由我

宜務實不當阿諛從事

皇上勵精圖治遴選人才任用得宜之所致湖廣提督

魏經國雲貴總督高其倬此二員

此二人實爲封疆大臣中之優者但潔己有餘奉公尚

皇上深知所以用至封疆無庸再奏至於大定地方現

欠朕原向爾說過

在安靜所有營伍內旗幟破舊器械不整一切未

全之事伏乞

不但半年若能於三年內一切事務整理可觀不爲遲

皇上寬限半年臣自當竭力急爲修理至臣所領

也勉力爲之

皇上傳與雲貴總督貴州巡撫安順提督

諭旨彼時臣出

乾清門即欽遵謄寫內有給與提督趙坤之

旨其中一句記憶不眞臣仰體

聖主上下語意傳與提督此臣之愚昧實當萬死爲此

據實

奏明伏乞

聖恩鑒宥施行謹

奏

地方事甚有關係轉傳諭旨難保不致差訛爾此奏甚屬可嘉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貴州大定總兵官臣丁士

傑謹

奏爲披瀝自陳事竊臣前聞貴州撫臣調各屬州縣

至省傳奉

諭旨貴州通省火耗課稅羨餘以及各衙門官租俱解
交藩庫照山西例按等次給發各官以作養廉經臣
於雍正三年四月初七日具摺奏
聞昨四月二十六日有貴西道吳應龍路過大定臣問
及貴州通省錢糧數目據言額徵地丁銀六萬六
千餘兩雜稅一萬三千餘兩倉糧十一萬四千餘
石與臣前奏之數大不相同地丁雜稅銀數尚無
甚差訛惟有倉糧數目臣奏八萬餘石今有十一
萬四千餘石臣聞言之下不勝惶悚伏念臣何人
斯荷蒙

皇恩任用至此奏陳事件尚敢妄奏不實臣之愚昧實
當萬死謹將臣舛錯之罪具摺披瀝自陳跪乞
聖主洪恩謹
奏
倉糧既非爾任內專責何罪之有此等差訛無妨朕所
嗔責總不在此但取人之心田耳若居心不純即逐件
細緻周密無舛朕亦不取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接准貴州提臣趙坤咨文內開棠兵部劄付

欽奉

上諭各省督撫提鎮凡有題奏事件禁止部費等因到

臣遵查得料理部費雖係大員而其費則出自屬

下員弁求免部內駁查至於文武大員藉部費之

名分肥入己者亦復不少究其實文官設法取於

里下武官科派隊伍兵丁似此積弊豈不有負我

皇上體恤臣工之至意耶惟冀

聖主清大源而細流自止必使督撫提鎮布按二司永

無科派部費之名則屬下之員自安分遵守不復

到部料理而部內書辦巳知無可染指自絕無厭

之求積弊不期除而自除矣臣昌昧奏陳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

朕日前嚴諭正爲督撫提鎮兩司而發原不爲屬下各員也果否遵奉試看數月自有照察何能逃朕之耳目耶

雍正三年五月十三日貴州大定總兵官臣丁士傑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詢問三營將備汛守地方有無事件回稱各

汛俱有空礦開厰之處係奉公開採有州縣管理
收課等語臣思開採之處其中有奉部文者自應
聽其開採誠恐猶有私開偷空者無端聚集數千
人之衆於地方大有關係急令三營將備各將汛
守地方有開礦厰之處逐一詳察明白具文報臣
臣又訪聞大定地方所開礦厰多無部文隨行文
與貴州撫臣毛文銓令將礦厰之處察看舊案有
無部文毛文銓遷延未覆迨臣行催始發回文內
中多係朦混不明之語臣又咨撫臣毛文銓言
聖明無微不照一經查出不無朦混之愆等語昨接毛

文銓回文內云原因猴子廠礦脈衰微經督撫二
院批准在落龍硐開採以補缺額實未
題明等因到臣臣思既無部文又未
題明卽係私開毛文銓莅任已經一載有餘不將某
處某廠一一詳爲
奏明似此顯然之事尚然蒙蔽則隱微事件不問可
知是豈封疆大吏事
君之道且貴州通省廠課臣聞並無定額其中藉幫課
之名而私開者不少臣於此時倘不卽爲奏
聞

皇上聖明遠照一有訪聞臣罪難辭理應據實陳

奏臣因一摺內情由不能盡寫謹將前後往來行查

之文鈔錄另具一摺伏乞

睿鑒謹

奏

爾能實心任事諸凡據實上奏甚屬可嘉果肯事事如

此爾之福澤難量勉力爲之

朕早鑒照毛文銓徇隱欺飾卑鄙巧詐趙坤柔懦亦非

邊圉之才已俱更調矣今委任石禮哈馬會伯非彼二

人可比爾等可共相協力整理地方但邊陲緊要旣不

可因循懈弛又不可喜事貪功要在相機度宜審擇情理而行雖苗夷亦民也何況內地赤子乎若稍傲利圖功致人心不服則振作反不如因循之爲愈矣至於礦廠一事即係奉文開採倘或於地方有不便處亦當斟酌奏請停閉私乞者何待言耶其與新任撫提詳悉籌計行之此密諭也毋令人知若乃本地窮民爲資養身命起見不至聚集千百多人又在爾等留寬一步法雖一定權變隨人總須秉公酌中以安邊盡職爲期朕之耳目自能照悉也勉之

雍正三年七月初八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協

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奏爲恭懇

天恩事竊臣接准部文大定總兵官已經改設副將該鎮丁士傑暫留大定管理副將事務俟雲貴不拘何鎮缺出卽以補授等因到臣臣接文之後理宜靜候但臣撫心自問年幼無知身膺重任實難自信與其在大定守候雲貴總兵缺出莫若仰懇

聖恩將臣暫調回京日覲

天顏使臣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裁成數載得蒙

皇恩補放總兵庶上能有益於

國家下能有益於地方皆出

聖主隆恩指誨之所致也惟冀

恩賞驛馬於

萬壽之前允臣進京獲隨廷臣叩

祝庶犬馬依戀之忱得以少抒矣伏乞

聖主恩准施行謹

奏

邊地緊要難得爲朕所深知之總兵似爾者其勉力爲之毋得辭違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前奏修整旗械並營伍一切事宜伏乞

皇上寬限半年臣自當竭力急爲修理荷蒙

硃批三年之內可觀亦不爲遲臣跪讀之下益深感激

除營伍舊有軍器不計外今臣於三營之中新造

大小旗幟二百一十面帳房九十頂銅鍋六十口

存庫火藥三千斤鍬钁彎刀鐮刀斧頭各一百五

十把以上所造之物俱係臣捐俸自製近奉定例

皇恩修造軍裝不准隱匿理合奏

聞至於貴州通省營伍除小營伍不能均知外如撫標

三營安順提標以及威寧安籠兩鎮臣曾差人細

訪據稱各營陣式操法雖然不一看其形勢俱皆

整理可觀其中惟有安籠一鎮廢弛日久自鎮臣

蔡成貴到任以來竭力修理較前亦屬整飭合併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覽奏朕深為嘉悅勉為之石禮哈何如據實奏聞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

協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前奏大定礦廠事件一摺荷蒙
硃批温綸下逮又蒙
賞賜花香茶一瓶到臣臣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受訖跪領之下感喜交集不覺涕零竟不知何以
仰報方無愧於臣心鞠躬盡瘁固臣分之所當然
若隱微之內稍有欺隱實爲不忠不孝之至
天地固不容臣卽臣祖父亦必譴罪及臣自此以後惟有

捧誦
硃批凡遇事件固不敢喜事貪功亦不敢因循懈弛實
心辦事文武和衷俾地方寧謐仰報
皇恩於萬一耳爲此具摺奏
謝謹
奏
覽奏謝足見悃忱知道了所奏改協均養廉二摺留中
候高其倬到京與之商酌石禮哈微覺孟浪地方事恐
有錯悞已簡命張謙赴黔矣於伊陛辭時將養廉一事
經面諭明白伊到時自有斟酌如無益亦必另行奏請

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聞雲南開化鎭臣馮允中因有調京另用之
旨兵民感戴情深聞信之下遂砌門罷市聚衆赴省保
留馮允中自開化起身之時地方紳衿兵民湊送
盤費銀一千二百兩馮允中苦辭再三勉强收受
又原任貴州提臣趙坤臣與之共事八月有餘見
彼秉性正直居官安靜前四月間調補鑾儀衛部
文到安順之時兵民亦有砌門罷市之舉俱出實

心感戴合併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所奏甚公此二人朕洞悉其居心為人原為人地相宜更調並非棄而不用也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協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奏為遵
旨奏覆事竊臣欽遵

硃批訪聞得鎮臣石禮哈始到威寧聲名甚好實心辦
事其後遂有孟淏喜事之名及奉
旨命伊署理貴州巡撫印務一到任時頗稱廉靜其後
似欲收拾人心於屬員極意修好辦事之暇至按
察司署內與文武羣屬在箭道蓮花池邊射箭飲
酒僚屬中不能飲者即令優童代飲此豈大臣體
統聲名甚屬不好臣嘗
皇上詢問焉敢不據實陳奏臣更有
奏者外省封疆不比
輦轂之下耳目易周遇有緊要之缺惟冀

若有老成練達之人朕何故不用朕之苦衷惟

皇上任用老成練達之員即其才識稍覺遲鈍而閱歷

上蒼知之即如爾一人所知老成練達者為誰試舉來朕

既深大綱大體畢竟不差足可倚任如臣等之年

看至於始勤終怠之病大抵從古如斯非自今日始今

幼未諳石禮哈之任性妄行皆難膺封疆重任臣

求一始勤者尚不可得奈何奈何年幼者既志向未定

思為人臣者始則勤敏繼而懈怠始則廉潔繼而

四十五十而無問老姦巨猾之輩積年徇私之流朕又

改操皆因睽隔

安肯信用此中之苦實不能悉諭爾心固可取此論非

天顏日為物欲所蔽又兼年幼志向未堅遂有前後異

朕不知蒞出於不得已也

轍之處若此者終難信任臣自分愚蒙焉敢妄奏

但受

恩深重非羣臣之可比不暇計所言之是否冒昧陳奏

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
覽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九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
協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奏石禮哈摺內奏稱外省大吏仰冀
皇上務用老成練達之員實慮臣工年齒幼穉者性情
未定不能仰體
聖懷一時激切謹就管見上陳及臣跪接

硃批捧讀之下惶悚無地臣之愚昧所見至小豈知我
皇上一日萬幾睿懷周悉即行一事用一臣其難其慎
實有不得已之苦心臣冒昧瀆奏蒙
皇上不加譴責復言臣心可取臣自顧何人疊蒙
洪恩有加無已自此以後惟益自勉勵時深兢業仰體
皇上爲君之難竭盡丹衷勉圖報效於萬一耳爲此繕
摺謹
奏
前諭實朕嘉汝之奏非責汝也不過令汝知朕之苦心耳

同日又

奏爲請定儀注以彰

國體事竊臣莅任大定總兵一年以來每閱雲南省

報見雲南鎭臣一年之中或逢年節或遇督臣生

日往返一二千里之遠越境謁見甚不合宜及撫

臣楊名時奉

旨授以雲南總督而仍管巡撫事務之時臣又接雲南

省報內言有幾處鎭臣趨赴省城身坐督臣標下

將官官廳稟拔執求見似此行爲更爲非體臣又

見貴西道吳應龍與提督馬會伯往來文移與相

見禮貌俱係平行臣思官員相接之禮貌雖小而
國體攸關苟相延日久則驕者日驕而諂者日諂倘
遇地方緊要事務督撫以及在下文員或有不循
理之處而總兵等官止知惟命是從豈不有負我
皇上文武並重委任封疆之至意耶臣昌昧瀆
奏倘有可採惟冀
皇上或另頒儀注或仍照舊例
曉諭則天下文武臣工皆知遵守不相紊亂於
國體實有裨益矣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

此諭是極外省失之太過京中旗下又失之不及朕爲

此正欲嚴行飭諭尚未及須發所奏朕嘉悅覽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於雍正二年十一月自京馳驛赴任至貴州

交界即聞雲南布政使李衛行爲狂妄上驕上司

下傲屬員及臣到任兩月之後又聞威寧鎮臣石

禮哈有孟浪喜事之名去年五六月間文武官員

路過大定者俱稱石禮哈與李衛互有嫌隙之語

石禮哈之行爲裳

硃批垂問臣已據實摺

奏何敢再陳獨李衞裳

聖恩授以浙江巡撫重任又非在雲南時之可比浙閩

地廣事繁最爲緊要聞福建巡撫毛文銓與李衞

誼屬姻親最相交好又風聞李衞係督臣高其倬

保舉之員今三人共居一處若遇地方事件果肯

秉公商酌仰答

皇恩實爲盡善盡美誠恐李衞恃才狂妄而高其倬毛

文銓徇情將順不但於事無益臣恐李衞後來不

無有負

皇恩之處臣受

恩深重不敢避嫌謹將李衞素日情性行爲奏

聞惟冀

皇上時加教訓指示則以彼之才自不難成一封疆殊

異之員矣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此奏汝見淺矣朕所深知之人洞悉之事汝但放心勿

慮

雍正四年五月初十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協
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齎摺人回荷蒙
溫綸下逮又蒙
皇上欽賜摺匣四箇包袱四箇鑰匙二把到定臣隨望
闕叩頭謝
恩敬領訖伏念臣何人斯蒙
皇上簡任總兵毫無報稱夙夜難安復蒙如此
知遇隆恩臣跪領之下驚愧交集惟有竭盡丹衷實心

辦事仰報
皇恩於萬一耳理合具摺奏
謝謹
奏
朕因吳陞告休雖未允其所請但彼實已年老故調爾福建以便將來就近擢補陸路提督接旨後爾其竭力爲之毋負朕知遇之恩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廣順州長寨修造營房一事提臣馬會伯給

臣文書一角令將大定分撥駐劄廣順官兵限期
齊至廣順並令領兵官協同知州帶領匠役人夫
引兵前往長寨駐劄一面搬運已成物料建造衙
署營房等因到臣臣因營房工程非一朝一夕可
以告成恐官兵在彼攪擾夷人亦未可定倘滋生
他事多有不便即將此意修書與提臣去後聞提
臣馬會伯署撫臣石禮哈將撫標提標二處馬步
兵丁派五百名前往長寨遊巡彈壓後因官兵到
彼狆苗竟將進造營房走路用石堵砌撫提二臣
隨行文與通省各協營調漢土兵二千七百名夷

兵一千一百名齊至長寨外邊週圍下營有進勦
狆苗之舉今聞督撫提三臣俱已摺奏我
皇上自有指授非臣之所敢多言也但臣身任大定將
及三載苗情畧知大概狆苗恃險搶擄自古及今
並非一日要在文武大吏振其威權而各屬稟遵
恪守實心辦事凡遇苗情事件務必耐煩設法料
理庶於貴州地方苗情始有裨益若偶有小醜不
服拏問有司即申報上司派兵緝拏彼豈肯束手
待斃所持者弩弓藥箭苟傷兵丁一名則勢必不
能歇手豈非以小事而生大事耶即如目前有人

條奏黎平安鎮之舉此亦不過安愈求安之意也
隨又風聞安鎮二年之內卽要將黎平地方古州
八萬直取其巢穴此說臣亦不知倡自何人似乎
無事而妄生事端臣見督撫提三臣俱係新任恐
不知苗情於地方事體無益臣嘗伏讀
皇上賜臣
硃批不可因循怠惰亦不可好事貪功誠萬古之定論
惟冀
皇上時以
天語開導諸臣實於貴州地方大有裨益爲此繕摺陳

明謹

奏

此諭不但賜爾一人封疆諸臣朕皆如此此訓諭但狆苗強悍不法積習久矣若不少加懲創恐非恩德可以感化者高其倬來京朕已面詢詳悉況鄂爾泰可稱才德兼優之督臣二人之見相同朕始允行此舉爾所論乃整理後之善策也至於取古州八萬之說係石禮哈孟浪之見於其初奏朕即再三極言不可葢以此事重大不得其人不可輕舉也又因馬會伯石禮哈皆過於勇往直前所以朕令料理一番畢俱調離黔省也此奏甚屬

可嘉朕知汝心矣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協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爲狆苗抗拒修造營房緣由曾於五月初十日繕摺奏

聞今託

主上洪福長寨狆苗俯首降順者已有幾寨其餘幾寨亦已攜眷奔竄所存之寨皆被官兵燒燬此時狆苗之事大槪平服其所以剿撫詳細之處臣因非

親身料理事件不能深知不敢妄
奏但其中有隱微之處又不敢不詳爲奏
聞自五月初九日進兵起至六月十八日退兵止我兵
共殺賊苗七名被賊苗傷損把總一員兵丁四十
八名臣恐領兵各官不言賊勢兇惡難以遮蓋傷
損官兵之愆又兼馬會伯石禮哈不肯任擅動大
兵過於急遽之咎是以止憑下屬揑造一偏之詞
即將文書達於督臣鄂爾泰而督臣身在雲南以
爲提鎭之言再無不實之理況現在傷損官兵自
必言賊勢兇惡不問可知

皇上聞貴州地方有如此兇苗未必不有過慮之處臣不得不將實在情形詳悉奏

聞竊查長寨狆苗不滿二三十寨每寨不過十數家至二三十家非如四川之烏蒙鎮雄千百人可比其用石堵砌修造營房之路原因設立兵丁駐劄其地一則彼懼官兵占踞地土二則安汛在伊巢穴之中不得恣爲盜賊是以爲一時烏合之舉今見如此大兵故爾逃散爲今之計司事者必須大爲調劑方保安靜無虞若徒似目前草草了事大兵退後將來之跳梁未必不甚於前所以善後之策

更不可不詳為籌畫特此一併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於此一事爾所見謬矣如此一番振作尚慮善後之難若不如此一番將來之跳梁更可問乎始終汝論此事朕甚不取或兵出非時預備不周處在所不免而狆苗之應當懲創則一定不易汝之意見失於怯懦因循矣雖強辯焉能得理耶

雍正四年八月十六日福建漳州總兵官臣丁士

傑謹
奏為恭謝
天恩備陳愚悃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七月二十二日自大定起身趨赴福建
漳州新任行至湖廣地方值家人齎回奏摺臣跪
讀
硃批有擢補臣陸路提督之
旨聞
命自天惶悚無地臣報
主之心雖切而駑駘之力實難勝任不敢不據實陳奏

仰冀我
皇上特選老成練達之員寄此海疆重任容臣於總兵
任內再經歷數載俟臣諸事少有定見再蒙
皇上授臣以重任庶上能有益於
國家下能有益於地方臣之愚昧思慮及此誠恐我
皇上即
頒恩旨爲此遽瀝愚忱跪懇
聖主俯允下情實於海疆大有裨益矣爲此具摺奏
聞謹
奏

已有旨矣不必固辭其勉力殫心以圖報朕之知遇可也大凡人之行爲只在此心如能以誠以公行去天下事不過一理可以類推何待件件經歷干係輕重亦不在職分之大小即州縣千把員弁責任亦豈輕易誠則明矣雖柔必強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凡百惟務本莫逐末此心所向若正無往而不稱職也況地方事務自有督臣總理可放心勿慮但須潔已秉公勤慎爲之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一日福建陸路提督臣丁士傑謹

奏爲恭謝

天恩懇請
陛見事竊臣於七月內自大定起程赴漳州總兵新任
十月初三日行至福州省城接准部文已蒙
聖恩授臣以陸路提督之任臣即望
闕叩頭謝
恩臣感激情深實不知如何仰報方無愧於臣心朝夕
惕厲誠恐隕越厥職有負
聖主知遇隆恩臣不特目前存心立念如此即終身亦
難更移倘於異日隱微之內或少存欺心少有更
張不惟

王法有所不宥卽
天地鬼神亦必不容臣惟慮才不能勝任朝夕悚惶實難自已跪懇
聖主俯念海疆重任臣年幼愚蒙容臣於明年三四月問進京
陛見恭聆
聖訓實於地方大有裨益臣在外省每見督撫提鎮等官自
陛見之後其才識見解與前迴不相同是外省之官員雖博聞廣見不若親聆

能立此念上蒼神明已鑒之矣再無不默助爾之不及增爾之福壽也此心好勉之

聖訓之頓豁愚蒙也又兼臣遠隔
天顏業經三載有餘依戀之心與日俱深跪冀
聖主天恩允臣進京庶犬馬微忱得以稍抒並得受
裁成之恩於無盡矣爲此謹
奏
爾且不必來京從未面朕全不知朕之人覲面聽聞朕
諭領會朕心自必少去瞻顧疑惑之私故覺較前不同
朕之訓諭豈能化導下愚耶如在廷諸臣中日領訓誨
尚有四年之久不肯洗滌私腸之固結者爾乃已經見
朕知朕之人不必多此一番來往況爾甫經抵任地方

事務萬不能周恐遲一二載後准爾來京陛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由大定總兵蒙

皇恩調任福建漳州總兵正在赴任之際卽聞福建有

米價騰貴之語是以路遇閩省府廳州縣無不細

爲訪問雖所說不一大概福建通省捐穀雖有一

百二十餘萬石俱係有名無實臣聞之不勝駭異

及行至福州省城見督撫二臣將在路所聞穀石

之事一一告知據督臣高其倬言此事甚有關係

我亦風聞其說業經委員徹底搜查俟查明之後
當即具摺奏
聞必不敢絲毫隱蔽等語次日臣往泉赴任後有汀漳
道高鐸係督臣委查四府倉穀之員臣又細問據
伊亦云各處存倉之穀十分之中僅有一二等語
今督臣所以急爲徹底清查具摺奏
聞臣雖不知彼奏是何意見揆其情景無非欲於一二
年間令州縣速爲買補足數之意耳但臣再四思
維福建通省地窄人稠山多田少豐收之年米糧
尚不足食今若以本省之糧買補倉穀必致米價

騰貴臣愚以爲高其倬摺奏之時請
皇上敕令徹底清查其價銀必照時價收存仍著督撫
設法在就近隣省各處採買米價旣不至騰貴倉
儲又易得充足臣查閩省穀價不拘向何處採買
再無不足之理斷不可止存穀價徒然有名無實
是否有當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
閩省倉穀高其倬已備悉奏聞於高其倬未到閩之先
朕卽知之甚詳已大費籌畫矣將來或可漸有頭緒所

奏知道了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向在大定鎭爲狆苗之事蠡測管窺屢有

陳

奏及蒙

聖恩調臣福建漳州總兵行至江西地方遇家人捧回

奏摺臣跪接

硃批捧誦之頃茅塞頓開仰見

睿慮周詳無微不到臣庸愚冒昧之咎在所難辭荷蒙

皇恩不加罪譴復蒙
溫旨教訓臣雖愚昧豈無人心目今身任提督之責又
非在大定可比惟有時加勉勵小心謹慎仰報
皇恩於萬一耳所有感激情由理合恭謝
天恩謹
奏

看爾膽量頗屬不及身居武職此一著爲第一緊要一切事全憑主宰擔荷方寸輕動不得心神驚亂不得倘若遇事張皇失措所關甚鉅凡百處總以不動聲色鎭靜爲上平常無事之時愈小心愈妙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於到任時將一路所過營汛塘房以及兵馬器械等項細加查看實屬廢弛不堪臣心甚爲疑駭臣思前任提臣吳陞荷蒙

皇恩至優極渥何以使營伍廢弛一至於此細詢其弊始知吳陞操守廉潔實無比倫但伊係本處之人

所奏公當可嘉之至朕常與廷臣言武途之貪風不可

年老多病自揣來日無多所以諸事存一從寬之

問矣且擢用吳陞魏經國作千金買馬骨之舉二人之

念以致官懈兵驕營伍廢弛又兼以用人不妥僕

居官作爲大概相仿除和平廉操外一無可取

從三四人因吳陞年老精神恍惚又目不識字是

以暗中作弊以致營中賣糧私項私替無所不至
之事難以盡舉謹將臣一路所見營汎情形並吳
陛居官行事確實具
奏夫人臣事
君之道要在於隱微無欺以實心而行實事方無愧於
此數字言之易行之難務期言行相符以報朕勉爲之
臣職若徒冒一潔己之虛名而於實事反有虧損
豈爲臣子者所宜行乎臣意自臣身以及千把將
定例養贍家口之名糧俟臣查明補足以養其身
倘於正額之外有貪得無厭而多取者或仍蹈故
轍而作弊者臣卽立刻

題參斷不敢少爲姑容至通省各官之賢否臣按次
調考之後與督臣高其倬商酌妥協另爲奏
聞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所奏甚是但勉行以踐所言可也
雍正五年四月初六日福建陸路提督臣丁士傑
謹
奏爲據實陳情叩
天恩鑒事竊臣接准浙閩督臣高其倬咨文內開爲欽

奉

上諭事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二日內閣奉

旨陳萬策著交部嚴察議奏丁士傑身爲提督乃曲意

逢迎本地鄉紳將國家名器褻慢擅自借人私用又

不將陳萬策所行狂妄之處據實奏聞則平日之徇

情瞻顧可知丁士傑甚屬不合亦著交部嚴察議奏

等因到臣臣捧讀之下驚悚無地伏思臣將轎與

執事借給陳萬策一事臣實愚昧無知理宜靜聽

部議何敢再

無恥之極

奏然其中隱微之處更不敢不爲我

皇上直陳也臣自服官以來卽作叅將副將之時止知

有

不知逢迎上司惟知曲意逢迎欽差其罪

皇恩當報卽臣之上司並不知如何逢迎今蒙

更甚

皇上隆恩畀以提督重任臣立意自矢時存無欺無隱

好無欺隱

好不逢迎

之心亦不敢萌一逢迎之念臣雖至愚寧不思詹

何事不因

事府何職陳萬策何人逢迎亦復何爲臣之愚昧

此二字而生

可謂天良喪盡矣

雖無所辭而逢迎之事不惟目前不爲卽臣終身

如狆苗糶米此等國家大事李衛石禮哈如此地方大

臣尚敢任意妄陳獨至陳萬策何乃詳愼至於此極耶

實斷不肯爲也至於陳萬策所行狂妄之處臣留

心訪問並無確實事件臣焉敢妄爲陳

看爾光景小人之福有限矣

奏此係臣之隱衷不敢不爲我

皇上披瀝奏

聞伏乞

皇上恩鑒謹

奏

觀爾不知悔過不知愧恧一味強詞飾辯必不知感朕恩遇愚賤小人之態露矣卑賤無恥四字當深以爲戒莫令人指唾

雍正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福建陸路提督臣丁士

傑謹

聞奏爲奏

聞事竊臣於莅任之時路過興化府地方訪聞副將朱
杰熟悉營伍至臣看伊兵馬之時該營甚屬廢弛
葢由於服官日久怠惰之故耳臣即面諭令其速
朱杰乃一積練世故滑巧之人所奏甚公伊向隨征攻
爲整理昨於三月內荷蒙
取金門廈門得有功加職銜自云不甚熟諳水性但不
皇上隆恩將伊
量船耳朕因左翼之缺不得其人且係陸路又因黃國
特放廣東左翼鎮總兵官臣思左翼所轄營汛甚多又
材保舉所以將伊擢用昨孔毓珣來京詢及左翼甚屬
非與化一協可比誠恐朱杰仍蹈故轍則貽悞地
緊要水陸兼轄恐不勝任又調金門矣爾其時加勸誡
方非淺矣伏乞
倘不能奮勉自新有不稱職處再據實奏聞
皇上嚴加
訓旨令改前非庶於營伍地方有所裨益至於臣所統

轄之福寧鎮總兵官顏光昕辦事勤慎營伍整飭漳州鎮總兵官初有德到任方始見其勉力急公整理營伍惟有汀州鎮總兵官陳祖訓臣到閩之時聞督臣高其倬言彼居官平常今半載以來臣屢經訪問其才情操守均無足取辦事遲鈍才識庸懦衙門事宜因循不整惟聽堂官陳姓者任其出入管理需索招搖在所不免即如臣到任後隨行調各鎮協營將備千把考驗福寧漳州二鎮俱按次咨送惟汀州一鎮甚為遲延及至行催再三方將遊擊吳方熹守備劉志雲患病不能騎射移

顏光昕好但少覺急暴聞伊聲名甚好係急公效力之人陳祖訓是一好總兵人甚明白曾拏過洋賊九十餘名朕深為嘉賞或聰明自用則未可定若言遲鈍庸懦朕殊不以為然惟其操守無從察驗至於用人不妥滋生弊端則又當一論取人只可論其一身其子姪家人何能盡保不悞耶用聰明沽虛譽取悅屬員此等瑕疵難保其無

咨休致臣俱已移咨督臣高其倬

題請觀此則平日之因循姑息可知矣海疆重地似

此四字容或有之若云遲鈍與此何涉非也

非庸懦怠玩之員所能整頓也伏乞

皆係爾之干係何待朕訓諭也假若貽悞海疆爾能逃其罪乎

皇上天語申飭俾伊頓改前非庶於海疆重任不致貽誤爲此具摺奏

聞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所奏陳祖訓不確其餘皆是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接漳州鎮臣初有德札內言本月二十五日因雨澤愆期漳城文武各官在開化寺求雨有汀漳道劉燦言府縣倉米短少揭報督撫被府縣將伊文書截回語言甚是激切當經府縣回稟並無此情汀漳道將頭撞於壁上頭顱撞破要往省辯官百姓扳留罷市鎮臣勸諭開鋪臣閱札之後即差人密訪緣由回稟汀漳道因漳州府知府耿國祚那動穀價差人赴臺灣買米來漳私糶以致米價騰貴具文揭報督撫嗣接漳州城守營遊擊崔

劉燦乃一粗直人向任御史時悞忝諾敏朕曾特降諭旨伊爲案內有名人犯也後見其居心尚屬純謹伊亦自知悔艾所以寬其過而特用此職想因感恩報效之

心切而遺忘禮體也若肯如此實力任事又能令百姓
鼎密稟亦如前事臣思汀漳一道爲兩府領袖今
如此感戴外觀雖覺粗躁而中情殊有可取無過也但
既訪得知府不堪具揭督撫理合靜聽審理
未知從履任以來操守作爲何如耳
題參何得於求雨壇中忿情躁暴撞頭觸壁豈有身
爲道員而爲此無賴之舉矜名博譽聳動商民罷
市大非體統伏祈
皇上飭下督撫嚴加訓誡庶臣工知所警惕矣至知府
耿國祚若負朕恩難保其身家性命也
耿國祚有無那動穀價以及買米私糶之事督撫
已委糧驛道李玉鋐審理俟審明之日自爲
題達爲此具摺奏
聞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於到任之後曾以閩省存倉穀石虛懸具
奏蒙
皇上諭旨高其倬已經奏聞臣又何敢再
奏但聞各府州縣倉穀虛懸者甚多其實數貯倉者
十無三四藩司沈廷正到任尚未出結因限期已

屆不肯朦混已將各府州縣虧空穀石盡行揭報
奏無如撫臣毛文銓從前已曾出實貯在倉甘結達
部今若
題叅恐致處分其中不無瞻顧督臣高其倬又因倉
穀不足之州縣甚多若一槩
題請革職解任追比其中不無良吏恐新補之員未
必洞悉民瘼猶豫未決是以通省官員反覺藩司
沈廷正此舉似乎太刻臣思倉糧關係
國計民生今藩司既已據實揭報督撫若仍前扶同
容隱歷年拖欠勢難完項必得徹底淸查勒限完

結照例處分不惟閩省之倉儲得淸卽令天下有
司聞之皆不敢有觀望侵漁之弊矣爲此具摺奏
聞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此事朕早經備悉爾奏甚屬可嘉一切皆似此據實無
隱乃報朕第一著也勉之朕甚嘉爾之存心立志於此
奏未到前數日已有諭矣爾此一奏更爲有益常賚到
時朕自有一番料理但密奏一事以密爲要爾曾再三
鄙薄李衞石禮哈之不謹毋至己身反蹈其轍而不覺

也密之慎之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福建陸路提督臣丁士傑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叨蒙

特命畀以閩疆重任凡係營伍事件無不留心而軍裝器械實所以壯軍威而資防禦尤爲緊要臣到任以來倡率公捐增新換舊邇來營伍稍有起色謹將臣更造鳥鎗帳房鑼鍋數目並各鎮協營捐造盔甲器械繕摺恭陳

御覽臣更有奏者臣自到任後於所屬各官之賢否技
藝未悉地方之土俗民情未知邊海遼濶汛守宜
嚴是以按次調考祗緣前任提臣吳陞莅任四載
於各屬官員總未識面臣此番調考卽未免滋多
事之議臣受
恩深重焉敢避嫌姑息而貽悞地方也其中調考各官
之優劣臣與督臣高其倬業已吝商按次舉行理
合一併聲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調考乃係專責何必為此瀆奏將此皆謂不避嫌疑可見爾原係避嫌疑之人也公事斷斷不可避嫌任怨二字較任勞尤難須勉力為之營伍捐助之事朕甚不喜不肖將官每多借此名色以圖餘利倡率公捐有何可嘉處倘遇營伍有公辦之事若係眞實無私將官不妨餘數分名糧少或數月多或一年以克公費整理之後即行補足兵弁既無怨言公務亦得就緒此為上策至若倡率捐助之風不宜令其滋長抑且觀聽不雅不比爾等總統大員自出己貲急公報效後奏聞於朕候加恩議敘尚可此舉朕甚為不取也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擅將提督執事借人私用又不將陳萬策狂妄之處具奏一案接閱邸抄部議將臣降三級

調用蒙

聖慈曲爲寛宥奉

諭旨丁士傑著降三級從寛留任臣聞

若再愧爲數事恐不能有感之一字矣

命自天愧感無地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至愚極陋際遇

聖明不棄葑菲屢邀
殊典此實千古未有之遭逢非微臣夢想所能到也惟
有益加冰兢殫竭血誠以贖愆尤恪遵
朕因爾向不欺隱所以訓爾終始如一若似隱蔽陳萬
慈訓始終如一以仰答
策之事則不訓爾終始如一但飭爾痛改前非也
高厚之恩於萬一耳理合具摺奏
謝謹
奏
覽
奏同日又
奏為敬陳末議仰祈

睿鑒事竊臣前任貴州大定總兵官時於二月上丁致

祭

先聖該州具稟令臣於前一日致祭臣問其故彼言知
州係主祭官不便令總兵陪祭嗣聞貴州雲南二
省凡係大員皆於前一日致祭至臣蒞任福建泉
州陸路提督於祭丁之期晉江縣知縣亦具稟令
臣先期致祭言福建省城督撫皆然祭丁之禮載
在祀典未聞有祭丙之說何滇黔閩三省竟有豫
日先祭之舉如果他省皆如此行大非恪遵
皇上崇祀典禮之至意臣愚以為幸逢

聖世式覲隆儀卽督撫提鎮應於丁日致祭不得因主

祭官之職卑而督撫遂不居陪祭之位也如果臣

言不謬伏祈

皇上睿裁飭諭施行謹

奏

提督全省陸路儘費心思料理何暇及此其照例而行

不必留神分外務此沽名釣譽之事

硃批袁繼蔭奏摺

加總兵官銜駐防哈密陝西洮岷副將臣袁繼蔭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准署甘州提臣田畯咨蒙兵部劄開奉

旨現在駐防哈密陝西洮岷副將袁繼蔭著加總兵銜

一應事務會同員外郎盛桂辦理具奏欽此咨行到

臣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思臣邊末武夫至愚極陋蒙

皇上隆恩由遊擊超擢漢中副將調任洮岷今復蒙
皇上加臣總兵職銜臣聞
命自天感激無地惟有竭盡駑駘悉心料理以期仰答
高厚於萬一耳爲此繕摺叩謝
天恩謹
奏
知道了爾將來大有成就之人勉之
陝西涼州總兵官臣袁繼蔭謹
奏爲微臣戀
主情切懇請

陛見仰覲
天顏跪聆
聖訓事竊臣荷蒙
恩綸以副將加總兵職銜未及數月又蒙
皇恩陞授涼州總兵
高厚之恩實難圖報但臣自受
命以來夙夜兢惕思欲得覲
天顏跪聆
聖訓因駐防哈密未敢瀆
主奏今臣已抵涼州任所犬馬戀

主之心甚殷仰懇
恩准
陛見臣得以趨赴
闕廷跪聆
聖訓則臣有所遵循而巖疆亦有攸賴矣爲此繕摺請
旨謹
奏
爾自塞外南經回任從容休息數月於明歲來京陛見
可也
陝西涼州總兵官臣袁繼蔭謹

奏爲懇乞
聖恩俯准隨師以效愚誠事竊臣蒙
皇上天恩拔擢總兵雖夙夜黽勉毫無報稱近承准督
臣岳鍾琪照會密令臣在標屬挑選兵馬聽候調
遣至領兵之員宜靜聽奉派但臣受
恩深重報效無地今際用武之時披堅執銳實所甘心
是以感激思奮不能自已謹繕摺
奏請伏乞
皇上天恩准臣隨師行走則臣圖報下悃得以少效於
將來矣爲此謹

奏

朕已有旨命爾署理安西鎮印務矣安西乃新設要鎮
大兵前進正賴接濟策應諸凡事務竭力勉爲之

署理陝西安西總兵官印務臣袁繼蔭謹
奏爲恭懇
聖恩憫念窮兵准開官當以濟緩急事竊臣見安西新
設嚴疆土無出產百物價値數倍內地兵丁衣食
較爲艱苦其日用緩急不無藉於典質但口外並
無富商大賈納稅開當之家不過闤闠小民押物
求息每兩一月之息竟至三錢以致窮兵日用愈

爲困苦臣查安西前蒙
皇上發有庫貯通融銀共六萬兩內四萬兩必奏
聞始敢動用至二萬兩爲平時通融之用奉
旨不必具奏而此二萬兩內除哈密存貯二千兩臣庫
現貯一萬八千兩臣請於此內動支三千兩開設
官當照內地當舖例每兩每月三分起息其每月
所有利息謹仰體
皇上憫念在京八旗兵丁之
恩旨亦將此項利銀存貯公所安西兵丁之家遇有吉
凶事故呈明借領其本利出入細冊每歲經臣查

核再行報部存案至前後接任之時造入交代冊
內查核庶極邊汛地緩急常通無重利之苦有周
皇上濟之益而
皇上愛養兵丁之盛心無遠不周矣是否允協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此奏甚屬合宜否明該督提照所請辦理聞汝嗜酒悞
事當深戒之若不能遵朕訓諭仍復沈湎豈止自暴自
棄負朕深恩莫汝爲甚矣
署理陝西安西總兵官印務臣袁繼蔭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竊臣准甘肅提臣宋可進咨雍正七年十二
月十九日准署川陜督臣查郎阿咨雍正七年十
二月初四日准戸部咨內開和碩怡親王等奏稱
派撥官兵事宜十二條開單恭呈
御覽伏候
皇上聖訓等因請
旨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內開衣孫察漢齊老圖地方關係緊
要隘口與安西相近應令安西鎮酌量派兵防守

等因移咨到臣臣隨酌量於臣標派撥將弁並馬
步兵丁共五百一十員名預備馬匹甲械鍋帳鎗
礮弓箭口糧等項候安臺弁兵起程之日即令前
往防守伏查沙州至衣孫察漢齊老圖共八百九
十六里其間惟阿魯巴兒固水草最廣堪以屯兵
且南北西三面俱通要路臣酌量於此處安遊擊
一員千總一員外委二名帶兵三百名防守倉都
幹地方有草而水泉細微形勢窄狹此處安守備
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二名帶兵一百名防守自此
至衣孫察漢齊老圖隘口三百一十四里間水草

微細難以屯兵應於倉都幹駐劄兵內每十日派
官一員帶兵三十名至衣孫察漢齊老圖哨探一
次其呵呵賽地方亦屬緊要但水草無多今酌安
把總一員外委一名帶兵一百名防守呵呵賽在
阿魯巴兒固之東北相距一百四十八里倉都幹
在阿魯巴兒固之西相距一百二十五里此三處
互相犄角勢同指臂駐劄之地似無踰此事關軍
機要務臣敬攄愚見酌量辦理所有派撥官兵數
目駐防地方情形事宜理合繕摺先爲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覽奏已悉舉凡派遣官兵一切事宜稟行呈詳督提二臣盡一辦理即一面奏聞毋因係已密奏竟不請示於督提而行將所奉朕之批諭亦令張善備悉知之

署理陝西安西總兵官印務臣袁繼蔭謹

奏爲恭繳

硃批諭旨叩謝

天恩事竊臣前奏請開官當以濟緩急一摺奉到

硃批臣跪讀之下惶悚無地感激涕零伏念臣一介武

夫由遊擊蒙
皇上隆恩特擢副將旋授今職雖粉骨碎身亦不能仰答
高厚於萬一況臣鎮守巖疆責任重大又值軍興之際
卽晝夜儆惕猶恐貽悞倘臣所行之事幾微辜負
皇恩不但難逃
聖主洞察卽
凡事惟當反身內省據云不能取容於人須知在己必
上天亦必不容第臣賦性愚拙不能取容於人今蒙
有令人不容之咎所以聖人言不怨
皇上格外弘仁不卽加以嚴譴
天不尤人正爲此也爲他人所不容猶可若爲朕所不容
聖慈深厚

則恐汝承當不起汝受朕格外洪恩亟宜竭力報效聞
汝嗜酒悞事甚屬不可向後若不能痛改永戒斯乃負
訓諭諄詳臣雖至愚敢不痛自勉勵從此永戒杯斝盡
心職分仰報
朕之第一事也勉之戒之
聖主保全超拔之深恩
訓誡諄切之至意所有微臣感激下悃理合繕摺恭
謝謹
奏
覽



